

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:  
zzrbsg@163.com

旧事

父亲的口袋

许金晶

有一年夏天,正是“双抢”的时候,为了让我跟哥哥做下手,母亲骗我说打完稻子就给我们买汽水。

有了汽水的承诺,我和哥哥顾不上暴热和劳累,很快稻子就打完了。谁知母亲掉了掉身上的稻叶和灰尘,不咸不淡地说了句:“买什么汽水啊,家里灶台上凉了白开水,那个解渴。”

我委屈地哇哇大哭起来。父亲在一旁看着,没什么言语。没过多久,他从屋外回来,口袋里鼓鼓的装着两个玻璃瓶,他给我俩买了个眼色,让我们跟着他出去。在不远的廊檐下,我们俩痛快地喝着父亲口袋里摸出的汽水,仰着头,就着瓶嘴喝了个底朝天,直到我们用舌头舔完最后一滴汁水,才想起父亲怔怔地看着我们。

晚上正当我将睡未睡时,隔壁房间里传来了父母的谈话声:“你怎么给他们兄弟俩买汽水了,下半年的学费都还没攒着呢。”“没事,这点钱……”

暑假后,父亲为了养家,应征做了一名搬运工人。他原本是一名泥瓦匠,手艺精湛,但不时常有活。父亲每次下班回来,都是我开心的时候,因为他会买一些我平常吃不到的水果。很可惜,父亲为了省钱,都会挑一些有些清烂或者不新鲜的回来,他一边削一边说:“这些烂果去了那块坏的,其实跟个好果没啥区别。”边说边削,脸上的表情,别提有多满足了。

不知道是不是小孩的眼睛特别尖,每次父亲带回来一堆烂水果的同时,我都发现父亲的上衣口袋里鼓鼓的,好像藏着什么宝贝。更奇怪的是,第二天我的书包里都能神奇地多出几个完好无缺的水果,鲜活,饱满,散发着淡淡的果香味。那时我并不知道,父亲买一些烂果子的同时会捎带几颗好的,藏在口袋里只是为了躲避母亲对他花钱的责难。

再一转眼,父亲老了,我和哥哥也成家了。60多岁的父亲,看上去仿佛已70多岁,头发花白,老态龙钟。但干起活来,他却像个30出头的壮小伙,那么有劲,那么卖力。

我们常劝他,该停下来休息了,再不休息就真没时间休息了。他没有理会,他是个不愿说话的人,只会埋头苦干。有时候我会趁他不注意,在他的口袋里塞些钱,可每次都被他退了回来,而且每次都从他上衣口袋里多掏些钱来,说贴补家用,说给小孩买糖吃。

父亲的口袋,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内,变换着各种东西,从小时候凉彻心扉的汽水,到藏着没有受伤的水果,再到老来辛苦劳作得到的一沓沓的钱,无论它怎么变换,唯一不变的是对家人的爱和满满的亲情。

岁月无情,嫂子罗楚英也在慢慢变老,但她对旷日申的那份真情却跨越时光,永不消逝。

嫂子

刘铁建

罗楚英今年七十一岁,是攸县新市镇福寿湾村旷家组人,也是旷日申的嫂子。

大家都喊旷日申“傻子”,因为他今年虽已五十八岁,但智力只有两岁多孩子的水平,听说是两岁时得了脑膜炎救治不及时造成的。他四肢健全,但吃喝拉撒睡都是问题。小时候有父母,有兄弟,倒也不愁,后来兄长和弟弟先后得病去世,再来父母也走了,可依靠的只剩下嫂子。

嫂子干瘦,身体也不是蛮好。丈夫去世后,考虑到两个儿子尚小,公婆也需要赡养,罗楚英在征得家人同意的基础上,按照当地风俗,招郎上门。那是个好人家,同她一起把两个儿子拉扯大,可惜六十岁那年撒手人寰。这个家的担子又落在了罗楚英身上。

这个嫂子是娘。

不管旷日申多高大,其实他只有两岁多。罗楚英每日早早起床,做好早餐,喊日申起床。热天还好,天一冷,旷日申常常赖床,得叫上半天,甚至有时要扭耳朵才起来,帮他穿衣服又要弄半天。每餐,罗楚英都是盛好了饭才叫他。一年四季,一身四体,穿衫着衣,全是罗楚英操持。床上的铺盖,冷了加厚,热了减薄,不变的是始终素朴干净整洁。她说,他是呆,是傻,但他是人,睡的地方不能弄得像猪窝。

遇到要外出赶场、办事,罗楚英就托付邻居人照看,自己快去快回。每次出门吃酒、做客,只要合适,罗楚英就牵着旷日申同去,如娘牵崽。偶尔有孩童玩弄戏耍旷日申,她都要驱赶,如同母牛护犊。大儿子在长沙工作繁忙,提出让罗楚英帮忙带孙女,她就把孙女接到乡下来,为的是不让旷日申没人照顾。小儿子在镇上工作,罗楚英去帮忙带孙子时,坚持每日骑自行车回来送饭给旷日申吃。来回四十公里,无论风雨,她坚持了两年。有一次,因为雨天路滑,罗楚英摔了一跤,右脚跟骨折,打了五个月的石膏。这期间,仍然放不下旷日申,坚持让家人给他送饭。

去年,罗楚英多年的颈椎病复发,还得了小脑萎缩症,严重时,剧痛、失忆,不知今日何日,错把上午当下午,自身都难以照顾好。村组及邻人都劝她将旷日申送到养老院去。可送去了不到一个月,旷日申便回来。当她听说,旷日申在那里老是哭,她也哭,哭完,旷日申便被她接回了家。

这个嫂子是保姆。除了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,一年到头,事无巨细,嫂子罗楚英把旷日申服侍得熨熨帖帖。每日,旷日申在屋内也不会久坐,呆一会就要出门走走。屋门前就是马路,各种车辆穿梭,罗楚英总是陪伴他左右,生怕出现一点闪失。帮他洗脸擦身刮胡子,是每日要做的功课。为了帮旷日申剪头发,她还学会了理发。开始用推剪,剪出来是个花头,不满意。用剃刀,她怕伤着他。就要儿子买来个电动推剪,每半月推一次。

最难的是帮旷日申洗澡。毕竟是异性,毕竟是小叔子,罗楚英开始总跨不过心里那道坎。当她闻到他身上有股臭味时,就什么都不顾了。用大盆装满水,将他脱得赤条条,再擦洗干净,把纸放箩筐里,让他触手可及。一段时间后,他边解手边玩筐里的纸,用得少,玩得多。她只得改成给他带纸、送纸。旷日申有脱肛的情况,因此上厕所不能大意,一旦脱肛,她得给他用手摁进去。

罗楚英的两个儿子都在外面工作,她常对他们说,有时间多回家看看叔叔,他可怜。儿子儿媳也很听话,常带来一些叔叔穿的衣服、鞋袜、冷天的帽子,以及叔叔爱吃的面食、糕点、水果回来。孙子、孙女跟着回来时,也很亲近这个傻爷爷,陪他到外面走动,跟他说话,尽管旷日申也听不懂,但看得出,他们回来了,他蛮高兴。

岁月无情,嫂子罗楚英也在慢慢变老,但她对旷日申的那份真情却跨越时光,永不消逝。

人物简介

周小明,男,1970年出生,33岁从部队转业到株洲交警部门,已在中心广场执勤18年。

中心广场是株洲的商业中心,也是市区最繁华的地段之一,株洲百货大楼、王府井、电信、希尔顿、家润多等都布局在周围。虽然这些年有一些其他的商圈也在崛起,但在株洲人的心里,中心广场依然是株洲最具代表性的地方,周小明就在这里执勤了18年。

第一次执勤,任务居然是扫雪

2003年,周小明结束了13年的部队生活,转业到芦淞交警大队,成为一名普通的交警。“正式报到前,我跟妻子说,这份工作挺好的,可以早九晚五,有时照顾家庭。”周小明说。

结果报到当天,大家介绍的实际情况就给了周小明一个“下马威”,中心广场是这座城市的最中心,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两条主干道在这里交汇,一旦发生拥堵,整个城市的交通都会受到影响。因此,早上7点10分前必须到岗,中午12点半下班,晚上6点半下班是最理想的状态,但十有八九要推迟,要视晚高峰的时间而定。

与持菜刀者对峙

扛住日晒雨淋,忍受灰尘尾气,这些都是交警的分内事,有时也会有惊心动魄的时刻。

2013年的一天,上午十点多,株洲大桥由东往西的方向堵起了长龙,周小明和一位辅警过去查看情况,发现一名中年男子手持菜刀站在桥头,占据了由东往西三个车道中的两个。男子情绪比较激动,拿着菜刀的手不停挥舞,过往的车辆不敢通行,喇叭声此起彼伏。

周小明让同事拨打了110,自己则慢慢走过去。见他靠近,男子明显暴躁了起来,朝他嘶吼,让他走开些。“我看见男子脖子上暴起的青筋,挥舞着的菜刀

中心广场站岗18年,正在迎接新挑战

这些年来,株洲越来越干净,越来越美丽,中心广场也经历了数次改造,喷泉式环岛、加建人行天桥、“钻石”状的高玻璃屋顶、平交路口、灯控加渠化等等。交警的装备也更新换代了,现在交警上路的时候都配备有警务通、执法记录仪等装备,以前就只有一个对讲机,市区的交警只能共用一个频

率,也就是说,同行们通过对讲机的交流,大家都能听见,因此发生过不少趣事。有一次对讲机里说,某地发生了一起严重交通事故,现场交警请求支援。因为当时声音很嘈杂,大家认真听了几次都没有听清具体地点,于是紧急集合,“都准备完毕要出发了,大队长才收到消息,事故不是我们区里。”

18年的时间,对人生来讲不算长,但对职业生涯来说不算短。如今,中心广场依然是城市交通的心脏地带,机动车数量成倍增加,骑着“小电驴”到处穿梭的外卖小哥、快递小哥也越来越多,今年还开通了智轨线路,对于周小明这名老交警来说,这些都是新挑战。

正在执勤的周小明 赖杰琦 摄

周小明刚刚开始执勤时的中心广场 陈琛 摄

中心广场指挥交通十八年 他见证城市发展变迁

赖杰琦

易清潭畔的田垄

易清潭

刘正平

攸河流经新市镇近旁的河段间曾有一潭,深不可测。有人以两根长长的竹竿,绑扎衔接,插入潭中,仍不及底。潭中多鱼虾,因水深,不易捕捞。鱼趋火,人们常常在夜间两人搭档,一人打着火把,一人持渔网或网叉,泛舟潭中。火光照着潭水,清亮清亮,故称夜清潭。

在攸县方言中,“夜”和“易”两字同音。靠近潭边的易家场,聚居着易氏族人,遂将夜清潭改称易清潭,刊于族谱中。传承至今,成了固定的地名。

潭旁有一渡口,古为贯通攸邑东西驿道上的一处要津,亦称易清潭渡。渡南一里许的新市,曾是仅次于县城的集镇。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路过此地,写下了著名诗篇《夜宿新市徐公店》。

易清潭两岸都是平川地,但因为地处低洼,常遭水患。为此,易清潭附近的人们多会挽水撑船。洪涛突至,船工抢险救灾首当其冲。由于常常船毁人亡,故颇多言语上的忌讳,尤忌沉、翻、烂、滚。陈姓船工,因与沉船的“沉”谐音,改称耳东。饭与翻船的“翻”谐音,早、中晚三餐叫过早、过午、过晚。如此等等,不胜枚举。

船工的生存状况被人戏称为“三公”。酷暑,烈日暴晒,赤条条的遍身乌黑,似雷公。寒冬,顶风冒雪,冻得遍体通红,似烤红了虾公。年终,流落于江河,大年三十回家,穿戴一新,如同相公。

1944年,日寇从河西行至易清潭渡口,因没有船,只能望河兴叹。此时,船早已被村民藏于河的大山中。日寇找遍村子,不见人影,意外碰上了从河东山回家来取渔网的村民赵长仔。原来,赵长仔忙乱中忘记携带晒在屋后的渔网,不顾村民劝阻,执意返回来寻找。日兵见到赵长仔,呼啦一声,拔出明晃晃的马刀,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逼他找船。他找来一只打禾脱粒的三尺见方的大木桶,桶放入潭边的浅水滩上,三名日兵跟着他跨入桶中。赵长仔将长长的竹竿往岸边一点,木桶往河中飘去,河水渐深,木桶晃荡着,日兵连连翘起,挥舞着马刀。赵长仔面不改色,用手势比划着,示意他们分坐在桶的四角,以保持重量平衡。日兵觉得在理,点头称是。当木桶飘至潭深处时,赵长仔提腿使劲往桶边一踢,木桶随即倾覆,三位日兵溺水身亡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易清潭渡畔的洪涝灾害困扰着当地政府,虽多次规划治理攸河,苦于经济贫困,力不从心。1999年,当地将攸河全线改造,用水泥筑构河堤,彻底结束了水患为害的历史。

2007年,易清潭大桥竣工,可供大型载重汽车交错行驶。2008年,国家投入巨资,将易清潭渡畔的数千亩农田全部平整组合,改造为适应大型农机操作的现代化农田。如今,易清潭渡畔被列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区、国家大型优质稻展示基地、农机项目推广示范区、省吨粮田示范区、超级杂交稻试种基地,易清潭终于迎来了辉煌。

